

# 經濟學說史

第一冊

北京大學經濟系  
1959年7月

## 第一章 经济学說史的对象和任务

在研究经济学說史之前，我們有必要先明确经济学說史的对象和任务。

经济学說史的基础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于社会形态，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說。社会的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从而也决定着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識。上层建筑一出现之后，就要成为积极力量，反过来为基础服务。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帮助摧毁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意識是一种阶级意識。具有阶级内容和历史性的。经济学說，就是这种阶级意識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最能反映社会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经济制度。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更替，经济观点也有了改变。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改变和消灭，也同时发生着经济学說的萌芽，形成，发展斗争和被更替的过程。因此，在阶级社会里，必然有着为陈旧的，正在腐朽的或已经腐朽的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說和反映进步的，正在成長的阶级利益的经济學說。新旧学說間的斗争，就反映着新旧阶级的斗争。在这斗争中，为解决社会物质生活中已经成熟的任务而斗争的新的，进步的阶级必然取得胜利，新的经济学說也必然更替了旧的经济學說。因此，应当区分出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陈旧的，保守的经济学說和新的，先进的，革命的经济學說。

经济学說史的对象，就是各社会经济制度下，各阶级的经济学說的产生，形成，发展，斗争和更替的历史过程。

当然，从广泛意义上说，经济观点同哲学观点，法律观点，甚至宗教观点，艺术观点都相联系着，经济思想会反映在政府法令，政策，艺术，文艺，等等方面。但是经济学说并非不是，也不可能研究经济思想在这一切不同形式上的反映，它只是研究在不同社会中，正在形成，已经形成，或正在被更替的某一阶级的经济观点的思想体系。

严格地说，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经济观点，阶级社会以前的社会，也有其相并的经济思想，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社会经济形态，都具有可供研究当时经济观点的文献史料。关于原始公社制度，我们就没有这种史料。因此经济学说史的研究，是从奴隶占有制社会开始。

在把经济学说史的对象限制在上述范围之内时，我们还注意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阶级社会中，每一种经济学说都带有阶级性，但是不是所有的经济观点都是思想斗争中，具有头等意义，不是所有有关经济的理论都得到传播和发展，因此，经济学说所包括的只能最反映这个或那个阶级利益的基本的经济理论，基本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思潮。另一方面，既然历史上，依次兴替的经济学说是不同历史阶段上，阶级斗争的反映，经济学说史的对象，不能不包括不同时期被前阶级的经济思想。当然，在这一方面，我们是受了文献不足的限制。在上古，和中世纪，尤其是在上古，有关奴隶制和封建农奴的经济要求是很少，或本几乎完全没有。而且在仅有的文献中，经济要求的表达，也不一定直截了当的；在中世纪这些要求常以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所谓「具端」姿态出现，但是在中世纪之后，被前阶级的经济思想便从有一定体系变为有完整的体系了。

关于西方的经济学说，我们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古希腊古罗马是奴隶制度的社会。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的自然经济居於首位，虽然，与奴隶主自然经济同时并存的还有不同程度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又一时期，就是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带有浓厚的神学和宗教的性质，而以教会人物的学说为其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十七世纪是封建主义消亡，资本主义产生的时期，十七世纪末年产生了资产阶级经济学。重商主义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奠定了基础，空商主义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制度内部已经发展的封建主义末后阶段，即所谓商业资本的时期。到了十八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国家中，的确立和巩固，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就达到它的发展的顶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了统治地位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结束了它的进步发展的阶段。从此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便完全地，彻底地庸俗化了。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打击资本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空想社会主义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梦想着一个未来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他们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在奴隶制的基本质，也不会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社会创造者的社会力量。

随着资本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矛盾的展开，新兴的无产阶级力量壮大了，觉悟提高了。在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在其产生时，承袭了以前科学中一切科学的优秀的成果。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直接继承过去伟大的哲學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而起的，此外上面所举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来源，但是就其阶级立场，科学观点，认识社会现象

的方法來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以前的一切經濟學說都有本質的區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了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在政治經濟學各派各說之間，看出了階級鬥爭的特殊形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無產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爭取共產主義的鬥爭中的理論武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的革命轉變。

在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階段上所發生的政治經濟學上的新問題，是由列寧解決的。特別應該指出，列寧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新的、完整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和社會主義革命為世界歷史展開了新的紀元——社會主義社會。列寧制定了天才的、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為世界歷史展開了新的紀元——社會主義社會。列寧制定了天才的、有科學根據的，在勃朗斯基或社會主義的計劃，并解決了以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許多基本問題，從而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容。

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在斯大林著作中，在蘇聯共產黨和各兄弟共產黨的決議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各人民民主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鬥爭經驗，經常不斷地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濟科學。

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是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寶庫的伟大貢獻。將中國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業。它意味着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進一步的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科學，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中；在中國共產黨的決議中的發展是經濟學說的極重要的組成部分。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科學的產生和發展，是經濟學說史的基本和主要部分。馬克思列寧

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不断的斗争中成长的。自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说，在十九世纪末叶得到了广泛传播之后，一方面，早已走上庸俗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使集中力量，以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其首要任务。另一方面，那些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而实际上将马克思主义加以曲解庸俗化的修正主义者便竭力宣传有利于资产阶级有害于无产阶级的思想，企图以改良主义来盗换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从那个时候起，这两方面一直代表着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个主要反动经济学派别。到了今日，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加深，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阵营日益对立，公开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庸俗经济学家竭力宣传资本主义自我改善，和国家的调节作用，辩护垄断的可能，论证战争经济和扩大军事化的必要性等，以欺骗无产阶级。而现代修正主义者更变本加厉，实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歪曲和篡改。他们公开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过时」，否定党的先锋作用，宣称所谓「民族共产主义」等等。因此，揭露和批判近代和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和修正主义也是经济学说史必要的内容。

如上所述，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在经济学方面，在一定历史期内，会有一些的经济学说和学说产生和发展。这些经济学说，总是代表着一定阶级的观点，公开或暗中维护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利益。因此没有一种中立或超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总是带有阶级性和党性。经济学说之间的斗争，无非是阶级斗争在思想意识领域上的反映。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它的阶级性和党性是公开而鲜明的，它一开始便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宣称是无产阶级服务，作为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

中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是最进步的阶级，它为了解放自己，不是要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要将人剥削人制度永远彻底消灭干净。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同社会摆脱资本主义奴役的利益相一致的，是同人类进步发展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才是客观的、无私的，不惧怕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才是真理，才是科学。

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党性，规定了学习经济学说史的态度和任务。

首先在学习经济学说史时，立场一定要鲜明。我们对于一种经济学说的评价，必须以历史的阶级的分析为标准，必须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换句话说，我们对经济学说史的叙述不是中立的，客观主义的，而是唯物主义的，正如列宁所说「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对事物作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三七九页）。

因此，我们不是要从经济学说中单纯地采取一些知识，而是要了解，作为真正的经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产生，发展；我们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怎样着手研究，怎样作出神心，有关经济的，科学结论，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研究体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使我们更有力量地维护真理，为真理斗争，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斗争。同时，我们还要站在工人阶级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露、批判一切反动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

经济学说史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各个社会形态的经济思想产生，形成，发展，和被更

替的历史过程的研究，从思想上，武装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反对资本主义，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

## 第二章 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的经济思想

### (一) 古代希腊的经济思想

原始公社制度没有留下具有可供研究当时的社会观念和经济学观点的文献史料。因此经济学史的研究是从奴隶社会开始。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经济学说，以经济学的名称，产生于奴隶社会的古希腊。在古希腊之后，经济学这一概念为奴隶制的古罗马所接受，而在以后，又为封建制度时期的许多欧洲国家所接受。在欧洲以外其他经过奴隶制生产方式阶段的国家，经济思想的产生，则和古希腊的影响无关。

在奴隶制生产方式下，奴隶和奴隶主是主要的敌对阶级。古希腊思想家经济思想的阶级本质，都是局限於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的，奴隶主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因此关于自然经济的分析是古希腊经济思想的首要任务。

但是在古代希腊，除了奴隶主的自然经济外，就已有商品生产存在，实际上，古希腊奴隶主的自然经济与市场有着某些联系，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参加了商品流通。古希腊思想家的功绩，在于他们不仅对于自然经济问题作了分析，而且对于商品生产的问题也作了分析。他们虽然认为商品买卖的行为，和其他「货殖」的行为是不自然的，但是他们仍然对之进行分析和研究。

资产阶级经济学又多少把经济学的历史和阶级内容，将古希腊经济思想看为一切近代经济科学的基础，甚至於称亚里士多德为政治经济学之父，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完全拒绝承认古代哲者在经济思想方面的科学遗产也是错误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特别提到研究古希腊哲学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意义。马克思在指出像商品生产，高利，货币，生息资本等，现象，是古代和现代社会共有的现象后，着重地指出「希腊人在他们偶而涉到这科学领域时，也在其他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在历史上，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出发点」（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三七页）。

讨论经济问题的古希腊哲学家主要有塞诺芬（Xenophon 公元前 471—355），柏拉图（Plato，公元前 427—347）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322）。

### (1) 塞诺芬

塞诺芬是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因为有战功，他获得了田庄，便从事於自己的奴隶占有制田庄的组织工作。他另一部名为「经济」的书。塞诺芬是第一个用「经济」名词的人在希腊原文，「经济」一词是「家务」和「规律」两词的合成词。塞诺芬和他以后的希腊哲学家所说的「经济」，是奴隶主的家庭经济及关于组织这种家庭经济的学说。除「经济」一书外，塞诺芬还写一本「雅典的财政收入」，分析如何增加雅典城邦收入的问题。

塞诺芬维护自然经济，主张发展农业。在「经济」中，农业被認為主要的，最有利的职业。当然塞诺芬所指的农业是奴隶占有制的农业。他认为自由公民，即奴隶主，不应该做简

单的体力劳动，而只应做些监督管理工作。在「经济」一书里，专门有一章说明如何对待奴隶，并提出一些怎样训练奴隶，使他们顺从的办法。

从体力和监督劳动的分工，塞诺芬谈到一般的分工。他说帝王食桌上有僕的味道确是好的，因为御厨里边有广泛的分工。马克里指出，塞诺芬不是从交换价值观点，而是从使用价值观点来谈分工；分工增进了使用价值的品质。马克里又指出塞诺芬已经知道分工程度取决于市场范围。塞诺芬说分工在大城市特别发达，而在乡村则极不发达，因为人口稀少的地方对专业化劳动的产物没有需求；大城市才需要专门化劳动的产物。（参阅「资本论」，第一卷，第四三页）。分工程度取决于市场范围，这一思想，后来由亚当斯密大加发展。

塞诺芬虽然谈到分工，但是基本上，他还是主张自给自足经济的。他的「经济」是更好地组织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目的而服务的，所以从原则上，他反对商业。商业也是希腊统治阶级所不屑於从事的职业。但是希腊统治阶级不是根本不从事於任何买卖。有人买卖农村地产和城市住宅，有人出卖剩余农产品。但這些主要是为了消费的目的。塞诺芬虽然反对商业，但他不能完全忽视商品交换。他承认商业和商人的存在也是必要的。他反对大商业，而不反对小商业。同时他认为商业应该由外邦人去做。

塞诺芬对货币的态度也是两面性的。古希腊已有货币经济存在。塞诺芬基本上是反对货币经济的，但货币经济对贵族地主有利时，他又拥护货币经济，所以他一方面重视农业，而另一方面，在「雅典的财政收入」一书中，他又主张大开採银矿。塞诺芬看到，一切物品都会因供过于求而跌价。只有银子不怕过多，有多少产量，就有多少需求，即使一时卖不

出去，也可以保藏起来。他说：「誰也不会嫌货币过多而不想再多要，如果有人覺得太多，他会把多余的埋藏起来，而他所感到的滿足，也不会比利用时少些（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参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版，第一〇一頁）。馬克思在这里指出「塞諾芬是从货币的特定形态，从货币之作为货币和貯藏来发展货币概念的」（全上卷，全頁）。在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局限内，塞諾芬，於处理货币问题时，已经表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那些意图。所以馬克思把塞諾芬的見解評为是资产阶级本性的表现。

塞諾芬了解价格对于商业活动的意义，塞諾芬指出，当商人需要货币时，他们不会不管什么地方胡乱地廉价抛售谷物；相反的，他们听说那里谷物价格最高，并且最为人们看重，他们就运到那里去出卖。塞諾芬虽然主要研究自然经济，但也不忽畧商品生产，商人活动等经济现象的分析。

## (2) 柏拉图

柏拉图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是古希腊哲学的「学院派」的創立人。柏拉图的哲学是古希腊唯心主义的重要派别。柏拉图的经济思想主要见于他的「共和国」一书。

柏拉图比塞諾芬更进一步，坚决視雅典的货币财富。柏拉图认为财富同美德是不相容的，他在「共和国」中写道「难道财富同美德的关系，不象天平秤的两端吗？一端升起另一端一定下降（「共和国」第八篇）。

财富不仅和道德不相容，而且财富造成了贫富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柏拉图說，由富人和穷人组成的国家，实在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两个国家：富人的国家和穷人的国家。他把穷

人比之於雄蜂，他既有兩群：一種是有尾針的，另一種是沒有尾針的，沒有尾針的雄蜂終生做乞丐，柏拉圖並不認為窮人領國家津貼是情有可原。柏拉圖不了解，財富正是佔有他人勞動的結果。

柏拉圖的窮人的國家和富人的國家這種說法，是針對當時雅典的情況而發的，當時雅典沸騰着平民和財閥的鬥爭，而半島戰爭以後的斯巴達，也正是步着雅典的后塵，為了消滅這種危機，柏拉圖提出了他的理想國主張。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有三個基本階層，奴隸是會說話的生产工具，不能看作階層。因此最低的階層是自由民階層，即由農民，手藝工人，小商人等一切从事經濟活動的人所構成的階層，這階層的成員沒有參與國政的能力，沒有真正思考的能力，他們的責任僅是為更高階層提供生活資料。第二個階層是戰士，理想國人們不能局限於原有領土，他們為了發展之計，擴大農產品，需要更多的土地，因此不能不有戰爭，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戰士的職責便是作戰和保卫國家，因此戰士又稱武士。這一階層的成員不从事任何經濟活動。在承平時，期，他們作些體育活動，全面發展體魄。在戰爭時期，他們保卫國家，征服新領土。手藝工人不許參加戰士階層，哲學家是最高階層，哲學家的職責是管理國家，頒佈法令，以真正哲學（即柏拉圖的理想主義）的精神教育下一代。柏拉圖的理想國不過是埃及等級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在奴隶制的埃及，等級原則表現得最突出，作為奴隶主義思想家的柏拉圖把埃及的理想理想化了。

柏拉圖認為私有財產是矛盾和分歧意見的根源。高級階層的任务既然是關心國事，他們

不應該受日常生活項事的攪亂，更不應該再有私有者的利益，私有者的本能，因此在他的理想國中，他主張高級階層應該實行共產，共妻共子制度，因此有人稱柏拉圖為第一個共產理想者，但是應該指出，柏拉圖的共產思想與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處，柏拉圖的共產理想是消費的共產，他並沒有依據共產原則來組織生產，他的理想只是依據共產原則來組織消費。其次柏拉圖的共產制度只限於高級階層。至於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則仍保持私有財產。

柏拉圖以他的分工學說為他的理想國的理論基礎。他的分工學說也是滲透着階級思想的。柏拉圖斷言：每個人只能做一種勞動，但是人的需要却是多種多樣，甚至是无限制的，因此有個人需要和個人能力之間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便是建立城市（在上古希臘人看來，城市和國家或社會是同文字）將人們聯合起來，在人與人之間獨立分工。柏拉圖說：「城市之所以興起，是因為我們不能夠以自己的力量滿足自己一切的需要，而需要有人幫助」（《共和國篇第二章二》）。因此照柏拉圖看，國家必須用一切方法，阻撓一人同時兼營幾種行業，換句話說，國家應該使人固定於一種行業，做鞋匠者終生做鞋匠，做裁縫者終身做裁縫。柏拉圖甚至要求，如果有人兼營幾行，應該加以處罰。他說：如果有人兼營兩行或三行，那末他一個人同時代表兩個或三個人，這是完全不能夠允許的。他以分工學說為奴隸主的統治提供理論根據。

柏拉圖是允許商業存在的，他認為商業和手藝一樣，需要特殊的，甚至是天生的技巧和本領。但是他對商業是極度輕視的，他認為只能讓外國人，而不能讓雅典公民去從事商業。如果有雅典公民要從事商業，則首先要說服他，讓他不要幹；說服無效，則再採取進一步的強

硬措施。柏拉图感觉到，吾彻底消灭商业是办不到的，因此让住在雅典的外邦人去幹吧。

柏拉图是沒有塞諾芬的「资产阶级本能」的；这表现於他对货币的态度上。他把货币只看作是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他反对把货币当作貯藏手段，因此他对货币形态的财富是敌视的，他要求禁止貯藏货币。

### (3)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他是柏拉图的学生，在柏拉图的「学院」中，受哲学教育达二十年。他后当了馬其頓王子亚历山大的教师。公元前三三五年亚里士多德回雅典，创立了自己的学派。

像一般古代的思想家一样，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也是和哲学、伦理、政治等问题混雜在一起。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主要見於他的「政治」一书中，他批評了柏拉图的理想国，隨而制訂了同样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理想国」草案。他自己的理想，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体系，在该体系下，生产主要是为了消费，商业只限於多余产品。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上的国家中，才沒有极貧和极富，中间阶层才佔居民的绝大多数。照亚里士多德的意见，中间阶层是国家的坚固支柱，可以使国家免於动盪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比之塞諾芬，在更大程度上渗透着奴隶主的思想。在亚里士多德以前，古人已把生产工具分为(一)无声的，(二)半无声的，和(三)有声的三种，第一种指物，第二种指牲口，第三种指奴隶。奴隶只是一种生产工具。亚里士多德企图提出理论，据，为什么人会变为物。在一种意义上說，他继续了柏拉图关于分工的学说。上面說过，柏拉图认为人的

專長是天生的，有人生而為鞋匠，有人生而為裁縫。亞里斯多德雖然不取這種極端看法，但是他也并不把當時已經出現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離，看作是歷史現象，看作是歷史發展的结果，而是以自然的這個觀點，來考察這種分離。他認為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是自然的；人是生而不同的，有人生而只能執行他人的意志，命令和要求，有人生而是命令者，生而具有掌權和統治的意志。照亞里斯多德看，後者是一切國家中的真正的公民，前者是天生的奴隸，只適於做奴隸。

像其他希臘人一樣，亞里斯多德認為其他民族都是野蠻人，為神人。希臘人是自由人，是公民；非希臘人是野蠻人，是奴隸。亞里斯多德分別天生的奴隸和境遇的奴隸。希臘人由於不幸遭遇而淪為奴隸者，屬於後一類。

亞里斯多德雖然認為奴隸制度是自然現象，但是他也覺察到奴隸制度和勞動工具的情況二者之間的連繫，他曾經說過：「假令每一個工具在被命令時，或甚至在它自己發動時，能夠像德多雷斯的作品一樣自己動轉，或者像黑伏士多斯的鹿一樣可以自動去作神聖的勞動，明白的說，假令織人的梭自然會織布，那麼，熟練的師傅不會要徒弟，領主也不會要奴隸了。」（資本論卷一頁四九四）。

亞里士多德區別兩種財富，作為有用物的總體的財富（使用價值）和作為貨幣積聚的財富。他以有形性或無限性作為標準來區分這兩種財富。作為有用物總體的財富是有限的；它的限度但是消費。消費為自然財富劃了一條界線。反之，以貨幣形態表現的財富是沒有界線的，是無限的。

亞里士多德說：「真的財富，是由這樣的使用價值構成的。因為，那些能够使生活充裕的東西的數量，並不是無限的。但還有第二種謀生術，可以適宜地這當地稱為貨值，在這個範圍內，財富用所有物的限制，似乎是不存在的。」（資本論，卷一，頁一五七）

因此亞里士多德認為有兩種科學，經濟和貨值。前者研究如何獲取對於生活必需，對於國家有用的東西，后者研究如何獲取貨幣形態的財富，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所指出的亞里士多德的功績在於確定經濟和貨值的對象，在於他把二者嚴格分開。經濟所研究的是奴隸主家庭經濟所必需的使用價值的創造，而貨值的研究則是為了致富所進行的商品生產與流通。亞里士多德已經了解，賤劣階級的自然經濟基礎和商品生產之間的區別。

站在奴隸主立場上的亞里士多德因此反對商業。但是他區別了小商業和大商業，小商業屬於經濟，因為它主要是滿足家庭需要，大商業則屬於貨值，因為它是以增加貨幣財富為目的。對大小商業否定和肯定的態度，在古代並不算新奇。我們所注意的是亞里士多德對於各種商業的分別和對於一種商業過度到另一種商業的分析。亞里士多德把商業分為大小商業，又把小商業分為交換商業和商品商業。前者指直接物物交換，后者則指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他認為交換商業是商業的開始。逐漸出現了貨幣，於是交換商業轉變為商品商業。隨着貨幣的積累，商品商業又轉變為大商業，即轉變為貨值。

這里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並不靜止地觀察經濟現象，而是從發展來觀察它們。它覺察出從  $M \rightarrow M$  到  $M \rightarrow G \rightarrow M$  又從  $M \rightarrow G \rightarrow M$  到  $G \rightarrow M \rightarrow G$  的過渡。馬克思曾經引用這段，並加以闡述。馬克思寫道：

「商品商业（依照字面是指小商业，亚里斯多德用这个形式，因为在小商业中，使用价值佔主要地位），依其性质并不屬於貨值范围，因为这里交换只限於他们自己（買者和賣者）所必要的物品」，所以他又說：「商品商业的原始形态是物々交换，不过在它扩大时，必致有货币发生。货币为明之后，物々交换就必然发展为商品商业。这种商品商业又和它原来倾向相反，转变为貨值，转变为赚钱术。貨值与经济的区别是在这里：『就貨值說，流通便是富的源泉，一切貨值都是建筑在货币之上的，货币成了这种交换的开始和结果。因此，貨值所求的富，乃是无限的。……经济有限界，貨值是没有的。……经济所要的，是和货币不同的东西。貨值所要的，就是货币的增加。……这两种形式本末是互相文錯的，二者的混淆，使若干人以为，无限地保存货币，增加货币，便是经济的最后目的』」（資本论，卷一頁一五七）。

由此可知，归根结蒂，貨值是要追求没有限界的财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货币，货币用来获取新的货币。这在高利贷表现得最突出，无怪乎亚里斯多德对高利贷的责难，他对商业更为激烈，他认为高利贷是貨值的极端表现，是违反自然的现象。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一样，把货币只看作是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因此他认为凡是把货币用来取得更多的货币者，是违反自然地把货币用於与创造货币的原来目的相反的运用。因此大商业和高利贷都是违反自然的，而高利贷尤其可恨。

「高利贷被人憎厌，是当然的；因为在高利贷上，货币本身成了营利的源泉，不是用在它被发明时原来的目的上面。货币是为便利商品交换才成立的，利息却是从货币造出更多